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〇五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興縣四南

中共發言人評美帝供蔣軍火

不承認美蔣血腥交易

中國人民為了生存，必須從蔣介石手中奪取美國軍火，來消滅美帝走狗蔣介石！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中共發言人頃就美國政府繼續供給蔣介石政府大量軍火，包括價值六百五十餘萬美元的一萬萬三千萬發子彈；並將給中國以更廣泛的「經濟援助」一節，發表評論稱：美國帝國主義的兇惡面目，由此更進一步暴露了。在美國輿論已經更加明瞭蔣介石政府的腐敗反動無可救藥的時候，當蔣介石進行全面的反人民的內戰已經整整一年的時候，美國政府公然還不願意收回自己的面目，把軍火交給蔣介石屠殺中國人民。全中國每個被美國子彈殺死者的子女和親友，都要永遠記住：死者是被美國政府假手於蔣介石殺死的，沒有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蔣介石是不敢和不能打內戰的。美國罪人們想洗淨自己手上的血，推說這批子彈還是對日戰爭時的剩物，又說他們只適合於中國搶的口徑，好像如果不用他們的這些軍火來殺死成百萬中國人，他們就不算有道德的人類，就要受上帝懲罰一般。美國政府不在六月底以前實現五萬萬元貸款，是企圖造成一種美國對中國內戰不熱心的幻象，其實，自從馬歇爾去年三月提出該項貸款以來，數倍於五萬萬元的剩餘軍火移讓，軍艦、飛機等等，早已交給了蔣介石，美國政府已經表示取消五萬萬元貸款，僅僅為了實現更廣泛的援助。最近的交易並沒有成功，僅僅因為美國賣國賊蔣介石所給的担保還不夠，換句話說，是因為要換取蔣介石更大的賣國條件。中國共產黨申斥帝國主義者和賣國賊的這一切可恥的血腥買賣，決不承認。中國人民為了生存，必須更加努力，繼續從蔣介石手中奪取美國的軍火，來消滅美國侵略者的走狗蔣介石！

惡霸地主組成「五元堂」

利用公商霸佔羣衆林產

高等法院已將主犯扣押

（寧武訊）惡霸地主丁明文、孫二娃、孫啓（前寧武縣林木保委會主任）等勾結某公營商店經理郭福換，從去年組成「五元堂」，（對外交易仍以公營商店出面）霸佔了本縣謝家溝、王化溝兩村羣衆的大小二十餘處林產，砍毀了樹木千餘株（謂准砍伐的未計在內）。他們怕羣衆告發，採取隨砍隨賣的辦法，已獲淨利一千六百元白洋，幹部羣衆深為不滿。羣衆說：「老百姓砍個地畔樹，保委會不讓，孫二娃砍下一溝，沒人管。」幹部說：「聽說閻山要同村幹部劃界，人家砍山可是沒有與我們說過。」保委會竟為掩護羣衆耳目，「沒收」丁該等的二百二十元條條，也被羣衆揭發了，原來是丁榮不號（看不上）的廢貨。最近高等法院根據羣衆反映，查明事實，已將孫啓、丁明文、郭福換等三人扣押審訊。（趙林克、齊維奚）

我軍某部在搶種期間

自行轉送傷員

（本報訊）我軍某部醫院有數十名從前綫下來的傷病員，急需轉後方醫院治療；但正值搶種時期，為了使羣衆不誤農時，該部機關立即召開會議，動員除自己轉送，會後各單位立即抽出九十個人扎担架，並抽出三十四牲口，組成轉送隊，將數十名傷病員，迅速送往後方醫院。（羅泉）

快來認領

敝號於本月十六日，拾得棗紅色騾子一頭，帶有鞍子（鞍子外面是用麻袋包裹），希失者速來認領。

右玉五區米家莊商村下油房

郭英魁同志：

（嵐縣東洋村人），你家裏來信找你，望見報後，給家裏信，我在晉綏軍區司令部工作，也盼來信。

王思明

新書廣告

—民間故事第三集—

地主和長工

全書內分雇工和地主的鬥爭，地主剝削人的陰謀，生產發財勞動者的有趣故事等二十一篇，語句通俗、生動，富有階級教育意義，是目前土改中，幹部和羣衆學習的一種好材料。定價一三〇〇元。

晉綏新華書店

稷山解放後潰逃敵偽

全部被我肅清

（新華社晉西南三十日電）稷山縣於四月解放後，兩月來，我地方武裝、民主政府與羣衆，已將竄擾之偽軍全部肅清。解放時，該縣偽常備隊、保警大隊、「一部獨刷消滅」，後與零散偽一部「鄉村」人員匯合，共約二百餘人，分股在四鄉竄擾。四月下旬我地方武裝開始對之清剿，殲偽大隊部及三區區幹隊，首將師土堂股匪撲滅，暨消吉鄉大隊將偽「保警大隊」第三中隊解決，某區偽民兵結隊潰伏精幹村之偽「統委會」……[illegible]……持十三個「鄉公所」武裝，打擊繳搶四挺，擄彈筒兩個，長短槍九十三支。與軍事打擊同時，我又普遍展開政治攻勢，爭取失足分子回頭，並自前止向我縣區政府登記悔過者，有閻旅部少校政治主任及蔣軍三八綠隊連長郭子清及「鄉村」人員一千八百餘。解放縣時被我俘虜之「保警大隊」副大隊長王貴吉，保警逃走後近復被俘。此外該區政府並搜繳遺棄埋藏之各式長短槍達三百枝。現該縣社會秩序大為安定。（馬明）

八分區司令員等

親率工作隊參加土改

幹部大會上，嚴厲批評了部隊中的地主思想與軍閥作風。

（八分區訊）八分區召開幹部大會，傳達邊區軍會關於整編部隊，已抽調幹部組織兩個隊，由侯司令員、曹政委親自率領，下鄉進行土地改革。幹部大會上，首先嚴厲的批評了部隊中存在的地主封建思想，如××隊參謀××，出身地主家庭，土地改革中家裏被清算，便說：「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了。」甚至說出「革我的命，我也革他的命」。這完全是站在地主立場的話。其次對軍閥主義，個人享樂思想，不能艱苦奮鬥，不安心工作，對抗組織等錯誤思想行動，也給了批評。對幹部改造思想上，檢討到過去對幹部的照顧，結成為溫情主義，使幹部[illegible]的現象，使部隊戰鬥力受到損失。接着指出應堅決地清算這些思想，加強支部工作，加強紀律，做到賞罰嚴明，幹部要川組織決策，一切軍閥作風都是非法的。會上同時指出：軍隊只會打仗，不會做土地改革是錯誤的，因此確定在不妨礙戰爭的原則下，應當抽調幹部參加羣衆工作（編者按：根據軍區軍會議的精神，軍隊一律參加土地改革，是當前的重要政治任務，各級幹部應「不妨礙戰鬥的原則下」才去參加。）把戰鬥和土改結合起來，而不是在[illegible]和與實際工作結合起來。大家都一致感到軍區這會議[illegible]提得異常明確與及時，把駐軍的階級[illegible]和當前的幹部的[illegible]尖銳，馬上覺發起來。

賀中四同學記大功

機智敏捷捕獲陳誠武等

（本報訊）賀龍中學二部同學孟美清、楊志清、劉蓮領、何化民等四人於上月十九日在臨縣新安村附近，在搶担架途中，機智敏捷，捕獲逃跑之蔣閻軍俘虜陳誠武等三人，詳情已誌前報。賀龍中學校政軍委會，予該四同學以獎勵，並各記大功一次。（向榮）

美帝兇惡面目進一步暴露

借蔣軍火屠殺中國人民

並以宣佈繼續貸款供蔣進行內戰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美國務院已宣佈同蔣介石簽訂合同，以大量彈藥援蔣屠殺中國人民，並宣佈六月三十日進出口銀行貸款期滿以後，繼續以貸款供給蔣介石進行內戰。美聯社及合衆社均聲稱二十七日電稱：美國以價值六百五十六萬六千五百八十九元之剩餘子彈一億三千萬發，售予蔣介石，而「予國民黨政府（蔣政府）以對抗中共」。又「以一援助蔣政府（蔣政府）物資之十分之一價格出售」……[illegible]……配合後者聲稱：一九四六年即對中國（蔣政府）之五億貸款期滿，然中國（蔣政府）以合理之信用保證，則該銀行仍可予該中國（蔣政府）特殊計劃，美國國務院官員聲稱：美國可以自由用貸款，向中國政府（指蔣政府）出售各種「剩餘物資」，可對經由「商務途徑」購買之軍需裝備，准予出口簽發證件。

「七一」社論補正

延安新華社「七一」社論「努力奮鬥，迎接勝利」中有錯誤之處，補正如次，希讀者注意！第二段第八行，缺落之處，原文應為：「不惜以特務恐怖對付學生和民主人士」。第十行：「不惜讓三萬萬一千萬蔣管區人民餓死」，應為「不惜讓幾百萬幾千萬蔣管區人民餓死」。第十五行：「小資產階級」應為「小資產者」。十六行缺落之處為「開明紳士」。第三段第三行：「從來沒有像今天一樣藐視敵人，信賴自己……」應為：「從來沒有像今天一樣藐視敵人！中國人民信賴自己……」。第五段第十一行：「大川美國運來的軍火」，應為「大川美國運來的軍火」。倒數第十行：「那末在今年的愛國戰爭中」，應為「那末在今後的愛國戰爭中」。倒數第八行：「……不能以自己的努力」，應為「……不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倒數第三行：「守備將屬後方的不過二十二個旅」，應為「守備蔣介石後方的不過二十二個旅」。第六段第一行：「……蔣介石反動派永遠無法征服人民」，「反動派」之下缺一「是」字。第三行，「……與人民的民主自由」，應為「……與人民的民主解放」。第五行：「有段艱難路程」應為「有一段艱難路程」。第六行：「……在過去三次革命運動」下漏一「中」字。第十行缺落之處，應為「在戰爭問題上」。第十五行「另一個有如等重要」下，缺一「性」字。倒三行，「還些指望」應為「還錯指望」。

神木城內百餘飢民

向地主官僚倉庫搶米

（神府訊）[illegible]神木城內，飢民搶米[illegible]。六月二十日，神木城內百餘飢民，將地主官僚[illegible]倉庫[illegible]……[illegible]

忻縣五區遭受雹災

區幹部前往發動群衆救苗 補種小日月莊稼及秋菜

（新華社雁門二十九日電）忻縣五區拾麥完畢，剛轉入夏鋤，不幸又遭嚴重雹災，打壞禾苗四十方里。雹災發生於本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時，歷時十餘分鐘，雹大有如鷄蛋。大辛莊以東、南高以西、北莊以南、奇村以北，長達八里，寬達五里許之餘地，幾爲冰雹所掩蓋，至天黑方逐漸融解。所有莊禾，都被打壞。五區區公所當夜召開緊急幹部會議，研究對策，次日派得力幹部到該地區進行救濟及組織羣衆救苗（有些麥子山藥尚可挽救），和調劑籽種、畜力，再種小日月莊稼及秋菜，同時動員羣衆儲蓄一切可能充饑的食物，準備渡荒年。（牧蘋山）

河曲搶佛塌 幹部和群衆商量辦法 解決夏鋤口糧困難

（河曲訊）六區搶佛塌幹部和羣衆具體計算，商量出辦法解決夏鋤期間的口糧困難。主要辦法是紡織，抽空打短，再用義倉糧補助。如貧農郭官保全家三口人，到六月底（陰曆）前，缺糧六小斗，但他婆姨已把三斤貨棉織下兩疋布，幹部就動他暫時不要做得穿了，賣了可換回五小斗米，公家再貸一部份棉，給他繼續紡織；下缺一斗，可抽出幾天功夫打短來解決。再如高掌生，兩口人，到陰曆五月半，也缺二斗糧，但他一人種地十三垧，給自己鋤地外，最少能抽出十天時間來打短，除自己吃在外，還能賺回二斗米，困難也能解決了。再如高存喜也缺一個月口糧，但他自己現向親家借到了些糧食，不用公家幫助了。他說：「單靠公家是不行了，自己也得想法。就是公家養活了咱一年，也長不了」。經過逐戶調查和具體計算，全村十二戶缺糧戶，在夏鋤期間困難，大部能得到解決。個別戶因人口多，稍有不足者，準備撥用一部份義倉糧。（志功）

關於李家年借米給窮苦人的來信

編輯同志：

六月二十五日本報第二版「綏蒙簡報」內，其中最後一個消息，是曹學元同志寫的，標題是「窮苦人幫助窮苦人，泥工李家年自動借出米一石」。這一個報導是表揚李家年的，還是由於沒有了解他的全部歷史，祗看到目前的現象而寫的，已被羣衆教育了。李家年家貧，可是他四○年擔任李家灣民兵中隊長，當時他叛變投敵，參加了特務組織，並在歸家後報告了我軍寄埋的物資與村長（因他當時逃到陳家葉），直到現在他仍未坦白過。這次工作團來後，他很害怕，首先爲了麻痺和買窮苦人的心，所以才借出一石米來（實際上他是泥工，五十天即可賺五石米）。昨天在大會上即有歸家被吊打的人，要求交出李家年來，要向他報仇。因此，李家灣羣衆也識破他借米的動機，要求給李家年以應有懲罰。因此關於表揚李家年的這一報導，應當負責給予糾正。

敬禮

趙琳 六月二十七日

偏關欅溝村貧苦羣衆 補種完畢增開荒地

（偏關一區訊）欅溝行政村生產工作組於開展後，勁勵搶種、增出荒地的準備[illegible]荒生產運動。七天的總結，除改耜[illegible]苗非稼外，了所有荒[illegible]，只剩老寨二十戶[illegible]押搶開荒地三十四垧半，可種麥子。特別在開荒中，照顧了貧苦農民生產困難，各村都向地主富農調劑了牛工、牛草、籽種。又如僱工張五小，已經了十六垧地，開次又給他調劑了兩垧，牛，鋤了兩垧荒地，他怕將來鋤不過來，幹部就答應幫他想法解決。現全行政村二十六戶無牲畜的僱貧農和獨身漢，在人畜力的幫助下，已開了五十多垧荒地。開荒剛結束，乾部就下了鋤，因莊稼要鋤的很緊，羣衆就提出早鋤，保護青苗。老宮村、杏塌等自然村，自顧組織三個變工組，全村[illegible]編了工[illegible]。（郭晉斗、趙樂）

優抗雜訊

△離石官莊頭村山高溝深，多數人家靠吃窖水。現在天旱窖裏收不下雨水，下溝挑一回水須走五六里路，村幹部爲解決抗屬吃水困難，便把人少家大的劉四龍等四家，調來商量，先用繩子把他們窖裏的水量見，折成担數，除過主人每天的吃水（估計吃到五六月下雨能接收水時），盈餘出的水，解決了抗屬劉根慎、劉建鋼和貧苦農民劉稼保等五家的吃水困難，使他們能多生產。（文俊、恆慶、愛儒）

△離石三區劉家山，烈屬劉偉賞老漢口六十來歲了，大家不忘他兒子爲革命光榮犧牲的功勞，除給分了二十畝好地外，撥近在雙方自願下，又介紹貧農劉冬來家夫婦倆口，過繼爲劉老人的孫子孫媳，同居吃飯，劉冬來保證養老送終這兩位老人。本月十一日舉行了過繼典禮，該村羣衆和幹部，還送了不少禮物。（[illegible]役、受儒）

△臨縣八區後莊村，赤貧抗屬高芝林的老婆久病不起，不幸於五月八日病故，家裏窮苦，埋葬不起，幹部即召開會討論，大家都說：「她兒子高明瑯爲大家去打仗，他的母親就應和咱的母親一樣」。高加榮自動捐出一付柏木棺材，又集措起二斗米、一斗二升白豆，高村長又搬來一斗優待米，村主任高汝富等，都自動打幡戴孝，還僱了一班鼓樂，安安靜靜的把她安葬了。（明清、如元、明龍、維靜）

提高牛把手的技術 嵐縣訓練土機推廣員 二十一處訓練班已全部停辦

（嵐縣訊）本縣今春舉辦土機訓練班計廿一處，頃據行署五月底命令，已全部停辦。該縣貿易局現從貸款中抽出一部，訂製臨縣土機二百架，貸給已學會的一批貧苦婦女回本村推廣。又，現有土機推廣員及縣上幹部女檢部，對技術不夠熟練，很多都是牛把手，縣上決定抽出半個月工夫，聘請教師，再繼續加以訓練，現已請技師兩名，現有十七個推廣員及女幹部一部，每人掌握機子一架，參加學習。（王漢章、康振邦）

（嵐縣訊）縣上貸了七架土機給坪上行政村，另外該村又從消費合作社中抽出一部份款，共買了四架土機，分配給了該村所屬七個自然村，現每一架機有一個本村的技術婦女担任教，總共三十三個婦女學，其中二十六個是缺衣穿的貧苦婦女，七個是新翻身中農。從六月初開始，現已織下[illegible]布。織的方式分兩種[illegible]每尺布[illegible]工資與織布規定[illegible]每工是八尺布；個婦女學徒還規定：從六月中旬起至月底分爲三個時期，每個時期先由最貧苦最缺衣穿的婦女參加學，一次二十二個婦女有專門領導。行政村幹部檢查紡織並幫助解決各種困難。（寶本）

代縣西南街村幹部 派款買牲畜 地主使用多

（代縣訊）城關西南街今春村幹部，強向貧苦羣衆派款，買了十頭牲口，卻優先給地主使用。該街村幹部爲了「解決畜力困難」，不顧七十多戶貧苦羣衆吃了上頓沒下頓的飢餓生活，自行決定買了十頭牲口。五十五戶貧農和小商，單出窮村費，竟達四十多萬元。但在使用牲口上形成地主佔先，全街共有一百七十多戶人家，開始給兩戶地主鋤了十三畝地。五月間該地落了寸許雨後，秋不論貧苦羣衆搶耕，貧苦羣衆痛感「牛頭不排手」。這種沒有階級立場的做法，應迅速予以糾正。（伊彤）

神池井兒上村政權 竟被漢奸惡霸掌握 幾年來爲非作歹欺壓羣衆未被處理

（神池訊）一區離城關五里地的井兒上，新政權建立二年以來，一直被掌握在漢奸、惡霸地主手中，至今羣衆未翻身。主任代表崔茂是該村惡霸地主崔文齡之子，農會幹事康來軍曾做過漢奸，任日寇警察所督察長，地主成份。兩人狼狽爲奸，包庇地主惡霸，欺壓羣衆，貪污腐化。據已有的材料，其罪惡事實如下：崔茂的叔父崔文元（地主），擁有土地五百三十畝，去冬土地改革中，在崔茂包庇下，僅「獻」出了二百多畝，好地全留下了。三山村及城關門爭出地主的房子、衣物、糧食等，崔茂及康來軍兩人竟給地主崔二虎、崔大虎、崔孔、崔盛、王成分了師等的果實。小羊圈地主崔聚川逃避清算，弄來該村投掩護，崔茂也給他分下房子，藉不住又賣了。今年鬥爭崔文元、王成、崔三等地主，崔茂一串通，使他們偷跑了。崔茂平時常在村裏做佈置，用恐嚇手段統制羣衆鬥爭情緒，說：「謝給八路軍真心實意辦事，「中央」回來，就要「斜頭」」。王成等地主欠下公糧，他不催要，光捍窮漢。王才欠下十七斤公糧，竟逼得王亦用口糧，開不了鍋。村中地主和他自己不服抗勤，和有財等向他提出[illegible]他說：「論你也是你，不論也是你！」[illegible]

[illegible]使該區幹部很少去過該村，[illegible]在此村工作不少時間，但並不過問此事，[illegible]到現在任何罪究，仍未安安貼貼，[illegible]在人民頭上橫行無忌。（陳良柱）

陽曲貿易局 拿欠賬頂貸款 貧苦群衆要不下還不起

（陽曲訊）最近檢查貸款工作，發現貿易局拿欠賬頂貸款，使貸款戶要不下，貧苦欠賬戶還不起。三區原決定貸款五十大石，在二月份發放時，發了五千二百五十斤米的布，下餘七千七百五十斤，拿貿易局去年在三區買東西欠下的賬頂還，使貸款戶拿到條子，到五月份還有沒要下的。如賈家坪郭村根，討要四次還未要下，因債戶已逃到敵區。另一方面，貧苦欠債戶因還不起，非常爲難。如石掌河（非貸款區）赤貧沈島弓三孩，去冬被閻匪搶劫，欠下貿易局布價小米一百四十斤，要讓他給村家出貸款戶弓根則，拿着欠條向三孩要，只好將山藥種子折價頂還。又一家抗屬在催要下，將值八元白洋的綿羊，祇折價六元頂了欠賬。這種現象在一、五區也有。羣衆反映：「貸下款來，貿易局要回欠賬，還是翻不了身」。（高銘、張付全）

封建富農賀老三 違法賣牛 被羣衆鬥爭後認錯

（興縣訊）六區後坪上自然村封建富農賀老三，爲了逃避清算，就讓兒子賀萬斌將耕牛趕到臨縣出賣。[illegible]羣衆馬上開會制止，大家向賀某提出，村署早有命令，不能私自出賣耕牛，目前正在搶種期間，貧苦農民正缺牛耕種。賀老三當衆承認錯誤，並立保將牛牽回。過了五天，他兒把牛拉回來了，現把給十戶貧苦農民和抗屬搶種。（劉培美、高志偉）

代縣週流村群衆 要求地主張子義償命

（新華社雁門二十五日電）代縣週流村羣衆[illegible]地主張子義[illegible]死後，他與七十[illegible]之鄰村羣衆[illegible]領導下起來要和張逆清算，張逆聞訊，即向該村村長張生說：「[illegible]咱一家一村，算咱村就啥人不長，你不如咱商量一下，我總相糊了大家了。」村長一時被欺騙，[illegible]請羣衆到他家吃油糕[illegible]同時別逆村長[illegible]打死劉[illegible]等四人，另外有三人[illegible]張[illegible]殺死，[illegible]大血案。[illegible]直至今春工作組到該村後，始揭出來。在工作組領導之下，羣衆訴苦，向張逆清算，最後羣衆要求政府嚴辦張逆，已被政府扣押，並準備交羣衆處理。（張爾田、江濤）

更正

靜樂殺人犯趙德玉，在兔子溝村羣衆大會上被處死刑。本報內部修改稿件時，未將兔子溝村名寫出，又因趙犯係羊圈莊人，標題時仍寫爲「靜樂羊圈莊羣衆伸冤雪恨」（六月十七日本報二版刊出），致有錯誤之處，向作者讀者致歉，並此更正。

蘇中軍區管文蔚司令

縱談蘇中自衛戰一年形勢

～殲敵三萬餘繳獲三個整旅的武器～

～蔣軍完全陷入人民大海進退維谷～

（新華社蘇中三十日電）蘇中軍區司令管文蔚將軍頃對記者縱談蘇中自衛戰一年來形勢稱：蘇中人民艱苦鬥爭，並勝利地堅持了蔣後一年。一年內，蘇中軍民在東台、掘（荼）北、李堡、大中集、豐利等大小五一二六次戰役中，共殲俘蔣軍官兵三萬餘人，繳獲相當於蔣軍的三個整旅的武器，並且拖住了兩個整編師。管文蔚將軍繼稱：自去年我軍自動撤出蘇中最後一個城市東台後，蘇中即全面處於敵後，蘇中軍民從此開始了獨立自主英勇堅持蔣後鬥爭的局面。蘇中因係地處要衝，南控長江而臨京滬，北脅南通而屏淮中，故蔣介石曾提出「三個月內完成『清剿』計劃」，總計動用四十九師一個旅（係在如皋南被殲後又補充者），四師一零二、九零兩個旅，五十九旅一個團及土著蔣偽約八萬餘人（陸續調走之八十五、六十五、六十七等師及交警大隊未計入），由西至東封鎖了揚（州）泰（州）海（安）栟（茶）一線，由南到北封鎖了（南）通（如）榆公路，整塊蘇中被分割為四。一月開始進行了全面的又一次分區的「清剿」，首在泰州、海安迄栟茶一線以南，南通、啟東、海門、如皋、如東、靖江、泰興、泰州八縣推行，繼又對泰州、興化、沙溝、射陽以西運河線東地區進行。其「清剿」部署，首先構築碉堡封鎖線，僅泰州至栟茶一線，封鎖碉堡達一千個以上，海（安）泰（州）以南之封鎖公路，則交織密如蛛網。「掃蕩」則由數十路分進合擊，梳篦搜索，更徵為口出絕歸之「會剿」，再進路村村「駐剿」，俾其消滅人民武裝摧毀民主組織建立反動統治之妄想，並未實現，迄今為止，蔣軍仍僅佔幾條交通綫及部份城鎮，廣大農村仍在我手，而東台、台北、興化、泰縣等大塊地區，最大者縱橫百數十里內毫無敵蹤，照常進行土地改革與生產建設。我們已有絕對把握，堅持下去。管司令指出：一年來蔣後鬥爭中，一面充分暴露了蔣介石的毫無人性，另一面則表現一千萬軍民的英勇不屈，頑強鬥爭。蔣軍公開提出「寧可錯殺一千，不要放走一個」，並定有殺人比賽等，據最低估計，蔣介石負蘇中人民的血債，為被殺無辜人民二萬餘，被抽壯丁一萬餘，被燒房屋而致無家可歸者二萬餘家，被姦婦女三萬，被搶糧食及其他物資則已無法計數，黃橋、姜江、夾港口等地的勤亂數百人民的集體大屠殺，至數十種非人酷刑，如將人綁在樹上劈成斷等，更極盡野蠻殘酷之能事。但千萬軍民沒有屈服，相反的，化悲痛為力量，變仇恨為勇敢，其英勇不屈頑強抗爭之精神，真能驚天地而泣鬼神，人民捨己、捨子、捨夫、捨房屋、捨財物而援救的幹部，已在五千人以上。蔣軍每到一地，幾里之內，千萬人有組織轉移，沒有一個甘心為蔣奴役，但當搶掠一變，人民即全面轉入游擊運動，使蔣軍完全陷入人民大海，進退維谷。管司令說：一年來蔣後鬥爭，深體驗慣樣一種真理：（1）密切聯系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2）很好的領導群眾，發動全面的群眾性游擊戰爭；（3）自衛運動、群眾性與人民的鬥爭緊密結合，是堅持蔣後必勝不敗的三件法寶。

蔣介石無恥

陳瑾昆

我在民十七罵法儒封建黨典禮時，有一個演詞，曾諷蔣介石為魏忠賢，說他率同國民黨徒，僞孫中山為先總理，然假借三民主義，如同魏忠賢要文武大臣拜他作乾父，並著三朝要典一樣，當時在場的有黨長謝持、張繼、何其鞏等，都為之失色。現在事實證明：蔣介石的醜惡，還遠過魏忠賢，「好話先生說盡，壞事先生做盡」，以前還是偷雞的男盜女娼，滿口的仁義道德，還想作假，現在則索性倒行逆施，連假也不想作了。他堅持內戰，動員幾百萬人，攝及十多省，外國是全外國武器殺本國同胞，抓夫徵兵，徵糧派款，濫發紙幣，濫借外債，試問歷史上有這樣的殘暴的獨裁者沒有？他實行賣國，和美國締結喪權辱國中美商約，航空協定等，割讓如滿清內河航行權條約等，把所有國家主權與利益都斷送了一個精光，試問歷史有這樣兒戲的賣國賊沒有？自己親手簽定的政協決議，停戰命令，也撕毀淨盡了，自己親口應允的四大自由的諾言，也只是一個無恥了；衷在學生為爭生存和自由，發生愛國運動，他也居然說是受共產黨鼓惑，數於曾經以殺拘捕為實，他發通緝，居然是一個流氓，平時還假也是無恥，數出一個假面具，到了急的時候，就不假作假，醜形畢露，現出醜惡，不只是無賴，而且是無恥！他還在參政會上向全中國人和全世界人扯謊，就是一個不只是無賴而且是無恥的最明顯的鐵證！他說：解放區人民也是「在水深火熱中」，僅僅是把自己的罪行，寫在他人的眼上！我這次來到解放區，走過許多省，有寬讓，看見到當地老百姓都是有飯吃，有衣穿，有地種，有書讀，和蔣管區相比，眞是一是天堂，一是地獄！蔣介石在抗戰時還極力封鎖，現在是無從封鎖了，內外人全都知道的：介石不但打不過人家，也比不過人家，軍隊幾千幾萬的，一打就逃死或投降，學生工人是人民的先鋒隊，時常罷課罷工，現在又有商人罷市，到處來各地民變；反是解放區，不但沒有罷課和罷工，不但沒有罷業和罷市等事，更出現了歷史上未有的成民一體，解放區的政府和軍隊，和人民一體，在全中國人全世界人面前，這就是一個事實，蔣介石不能因為蔣介石在參政會上又說一：「要」就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蔣介石要他的爸爸說，要明是非，蔣介石以前無數次文告演詞所說的一樣，仍是要僞蔽鬼、賣國、獨裁，他似在痛恨內戰，要硬說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只是無賴到了極點，而且無恥也到了極點，只是先見的預備，是無恥，罪惡就要使我們：蔣介石，我以前因只是先見的預備，你的罪惡是什麼，又何必假忠告：蔣介石，你死不要我們活，我們姓又何必要老百姓活呢？蔣介石不要老百姓活，老百姓也不要你活了！

巴黎會議應要求美國澄清馬歇爾計劃實際意義

—塔斯社巴黎特派記者評—

（塔斯社巴黎特派記者二十七日報導）三外長會議是在一種對馬歇爾哈佛大學演說的反應中召開，但錯綜複雜互相矛盾的情況干擾隔開，因為馬歇爾對歐洲經濟復興的援助意見，是在對哈佛大學學生的演說中提出，還不能看作是美國官方的聲明，而且直到現在，美國官方還沒有對此問題作任何的正式表示。第一方面，美財長斯奈德於日前卻宣稱，馬歇爾的演詞，不應該被解釋作美國願意給予其他國家以援助，比較以往美國報紙亦都對馬歇爾計劃提出了許多的意見。因此，澄清出歐洲計劃的是第一件工作。三外長會議可以去詢問美國政府：歐洲國家所能計算的美國準備如何援助的計劃程度的用款，貸款期限、條件、數目、及其他又是什麼，以及美國會是否可以批准了？準美國政府的幫助歐洲國家的法案？如果不同美國提出這些問題，不先弄明白美國貸款的實際可能性之前就去擬訂歐洲總計劃要美國貸款的計劃，則一切都會變成了紙上空談。尤其是英法兩國政府，它們都公開聲明對歐洲的經濟計劃，除了從報上看到馬歇爾在哈佛大學演詞以外，別無所悉。因此，向美國提出問題，就是必要的。巴黎會議如能一開始工作即請求美國澄清馬歇爾言論，就算做了一件適當的事情了。

魯中基幹地方武裝

一年殲敵九千

（新華社山東三十日電）自去年「七一」至今，魯中基幹地方武裝，獲得重大戰績，據不完全統計：一年來，作戰一千二百餘次，斃傷蔣偽軍四千一百十四名，俘偽四千九百十九名，繳獲迫擊砲九門、鋼砲二門、六零砲六門、小砲十一門、火箭筒二十二挺、輕重機槍一百一十九挺、擲彈筒一百十五挺、長短槍三千一百六十四支、槍彈六十餘萬發及其他軍用品無數。

簡訊

（法新社巴黎三十日電）英法蘇三國外長會議二十八日下午四時開會，六時三十五分休會，定於三十日下午舉行。

河北西部與山東北部大部地區，上月下旬均已降雨，大秋作物已全部播種。

法工潮日益擴大

廿萬礦工參加罷工

拉馬第政府有垮台危險

（巴黎訊）法國工潮已日漸擴大，煤礦罷工參加者近二十萬人。罷工係於北部礦區開始，二十七日，中部及南部礦區亦參加罷工，生產損失估計每日在九萬噸以上。法國報紙紛紛推測：拉馬第政府將因煤礦工人反對政府措施而舉行的罷工運動而有垮台危險。

蘇英議會委員會公報稱：

歡迎馬歇爾計劃之前

要看是否有弦外之音

（塔斯社倫敦二十八日電）蘇英議會委員會歡迎蘇政府決定參加巴黎會議討論馬歇爾計劃。其公報稱：「我們熱烈歡迎馬歇爾計劃之前，必須等一等，看是否有弦外之音。杜魯門主義現在並未被棄絕，它正運用於希、土及伊朗，而且當伺機以排除不忠於美國的政府，而排除反動份子時，美國多府卻決定停止援助，今年二月所訂的物資協定中的貸款，與倒國的信用貸款，在中國與意大利，美國的政策亦是一樣，馬歇爾而且也一次，這有甚至開始暗示共產主義者是否與杜魯門主義在任何形式或形態上相決裂。」

太行冀分區部隊

兩月殲敵二千

（新華社晉冀魯豫廿九日電）太行冀分區部隊開展立功運動，以鄭州戰果迎接「七一」。兩月來，已完成並超過三個月殲敵計劃的三分之一，並殲俘蔣偽二千二百九十六名，攻克據點二十處，解放人口九十萬。

共產黨員在火綫上

柯崗

「六四」部隊黨委部書在他的歐地辦公室裏告訴我，在每次戰役結束之後，至少有二百份戰士們的入黨申請書送到黨裏來，有些在犧牲前來不及寫而請求同志口頭提出的，倘未記入。

有一些是被解放的戰士們的申請書，他們差不多都首先聲明「脫離國民黨」或「同志會」，而又赤誠請求參加共產黨。平漢戰役過來的姚純的申請書上寫道：「我從來沒有見過像共產黨員那樣堅決勇敢熱心誠實的老百姓辦事的人，我瞭解國民黨，瞭解那些說人話不辦人事的人，我堅決脫離國民黨，為我自己、為全世界的人民奮鬥到底！」我看了這些申請書，使我想到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共產黨人究竟是怎樣為了人民而英勇作戰，而為擴大非黨人民戰士所依仰，願意向他們學習呢？我想只舉幾個片斷的材料，就夠了。

在醫院休養的時候，共產黨員龔全正好就因看不順出院了，一聽說打仗，傷還沒全好，就堅持出發了，組織上勸他不要去，他卻偷偷的跟着突擊組爬過了鐵道啟營，一道水溝，第一名登上城。他爬上城頭時，別人倘未跟上，敵人四把刺刀向他刺來，他一閃身，一顆炸彈把敵人打回去，他佔領了敵人的工事，敵人不停的向他反攻。他幾次打退敵人，最後為炸彈所傷，敵人一齊撲過來捉他，他帶着傷，又打死了三個敵人，始終堅持工事。在霍村戰鬥中，敵人用密集砲火掩護步兵向我猛烈反撲，許多工事被摧毀，有些人想轉移陣地，他說：「不行，共產黨人的軍隊丟掉陣地是可恥的」。他從工事裏站起來，大聲喊道：「不要怕，瞄準打，敵人是怕死的！」就這樣，當我們陣地前面躺滿敵人的死屍時，敵人再不敢反撲了。同時，一顆砲彈倒了他，但他躺在擔架上，還說：「瞄準打，敵人是怕死的！」

談到共產黨員王文寶，五連沒有一個不五體投地的佩服他。白寄山戰鬥中，當他帶頭向敵人衝去之後，由於地形不利，上級命令他們撤回來，當時，大批敵人向他們猛撲，情況十分緊張，有些人驚慌了，他挺身而出，向大家宣佈：「要有次序的轉移，我是共產黨員，我在後面掩護，大家只要沉着，受損失我負責。」這次的轉移，沒有任何人受傷。不久前打鄆城，他胳膊被打斷，骨頭露在外邊，當他看到另外一彩號在喊叫時，他很和氣的說：「忍耐點吧，同志，老百姓辦事，就是要流血呀。」說着，他把手巾放在嘴裏咬着，頭上直冒汗，一聲不哼，直到醫生給他把繃帶捆好。

該排被解放的新戰士葛老善說：「在攻擊戰鬥中，敵人一個機槍彈一個掩護下，向我們一個排迎攻，並且一步步向圍，向我們逼近，當時，我不行了，還要指揮部隊的作戰經驗，我們這個排非垮台不可。可是沒有想到，指揮員喊出一聲，大家說：『為人民立功的時候到了，快共產黨員跟我往前衝！』說着，十幾個同志端起刺刀，跟着他衝上去，我也跟着上去了，終於打退了敵人。從此，我相信共產黨的隊伍是永遠不會打敗仗的。」我問他當時怎麼想的，他說：「我沒有怎麼想，我只覺得敵人的子彈是不認人的，共產黨員也是為着全體老百姓，人家都不怕，我為啥不跟上去呢？」

羣衆的力量，羣衆的義憤

——陳誠武等三人逃跑被捉記

王　忠　劉西林　王金泉

蔣胡軍副旅長陳誠武、參謀長王樹明、國軍團長李鎮榮三人從興縣偷跑出來，他們摸着黑路，鑽着小溝，躲閃着邊區的每個老百姓，三天三夜走了一百四十里，在第四天頭上就又被賀中同學和新安羣衆在嵐四區斜坡村東的大溝裏捉住了。

六月十九日那天，賀中二部的八個同志，輪替着抬一付担架往衛生處送去，正走在離新安村二里路的地方，只見迎面跑來了一個地方工作同志，嘴嘴呼呼地說：「剛才碰到三個穿灰綠色軍服的人，形跡非常可疑，看樣子，很像通緝令上所說的陳誠武的樣子。」這時空着手的四個同志（隨儀中、楊鑫、董興珍、靳嵐）問了問方向，便撒開腿順着大路追了下去。劉兆華、孟美、楊志清、曹化明四個同志趕緊把担架抬到村裏，找來老鄉詢問情況，老鄉說並沒見那樣三個人從村裏過，四個人估計，他們既不走村莊，定是怕人發覺，一定鑽了山溝，經一商叫五隊事務長和沈國璋回校部報告，他們四個人便順着溝沿爬上山去。尋找那幾個山溝沒有看見，後來便走到去馬會村的小路上，只見下面是一道幾丈深的溝壑，什麼動靜也聽不見。可巧對面山上一個鋤地的老鄉，早就看見有三個人溜進了溝裏，便把情形告訴了追來的四個賀中同學。孟美同志便順着陡崖溜下溝去，發現地下有新踏下的腳印印，他順着腳印向前搜索，走到一個兩旁溝口跟前，只見那條死溝口上有兩個特別明顯的腳印，他判定還是剛剛踏下逃掉人的，繞折向大溝走去，走了五六十步的光景，前面猛古丁地跳起了三個傢伙向他撲過來，孟美同志靈機一動，急忙臥倒假做了一個預備放的姿勢，一面高聲叫道：「第一班，堵住山頭，第二班……」那知道「麻稈打狼兩害怕」，那三個傢伙也害怕孟美有武器，扭回頭向溝裏跑上去。孟美趕緊跑回到山坡上，大聲叫道：「劉兆華！上去啦！」這時四個人和老鄉齊聲吶喊：「打呀！衝呀！捉活的呀！」一齊跑到上游路口上堵搖，那三個傢伙一聽上面人聲叫喊，就像老鼠見了貓一樣，扭轉屁股又撥下溝底，讓你上面怎樣吼叫，他只是爬在底下不出來。這時大家猶豫了一下：回校部叫人是來不及了，赤手空拳的下去，又怕他們有武器。隨即決定楊志清曹化明二同志到山上把住大路，劉兆華和孟美就像滑冰一樣溜到溝底，才站住身，就看見一個傢伙像死狗似的爬伏在石壩底下，兩個人壯足了膽子齊聲叫道：「站起來！快！」老鄉曹永光、改成、馬駒、黑女也都跑到溝崖頂上叫他站起來。那個傢伙裝傻，硬不起來，他們便搬起石頭向山投去。只見那個傢伙像蝎虎子吃了個發油一樣，哆哆嗦嗦地爬了起來。「伸起胳膊來！」劉兆華的手在衣服裏面亂打了幾下：「不伸起來槍斃了你！」那個傢伙顫抖抖地說：「我……我叫王樹明，是副……縣保房的，沒……有武器」。問他另外兩人在那裏時，他還想抵賴，顯着樣子說：「不知道」。大家圍攏追問，他才急忙回答：「在裏邊溝子裏」。這時劉孟兩同志一個人拉一條腿，就像拉死狗似的把他拉上山坡，交給一個鋤地的老鄉看管。那老鄉一聲答應，跑過來把那傢伙的胳膊擰在背後，一隻手拿着鋤把子防備他逃跑。劉孟二個同志來不及詳細察看，馬上又跑下山溝，只聽見楊志清曹化明在山上叫喊道：「劉兆華！上來啦！」他倆一抬頭，正看見那兩個傢伙——陳誠武和李鎮榮正順着溝邊往上爬，楊曹二同志和幾個老鄉拿着石頭向下亂打，只打得那兩個傢伙起來又下的像叩頭一樣。劉孟二同志緊趕幾步叫道：「站住！舉起手來！」那兩個傢伙知道沒有跑過了，便乖乖地把胳膊伸了起來，這時楊曹二同志和幾個老鄉也下來了，仍然把兩個拉一個，拉上山坡。此後，把三個人，每個拉手，一口氣拉到斜坡村，那三個傢伙一路喘吁的不像樣子，哎喲哎喲的直要求。

陳誠武三人被送到校部辦公室以後，郭主任等人正在訓斥他，忽然從門外闖進一個青年民兵，指着陳誠武罵道：「你故意特你那點不好，爲什麼還想潛遊老百姓，老子今天非槍斃你不行！」說着就要動手，經過大家解勸，這才罷手。陳誠武低下頭，連尋也不敢吭。這時，院子裏已經擠滿了人，窗戶紙都擠破了，無數的眼睛都在破縫裏瞧着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可憐相。當一往大軍押解的時候，一大羣人七八個擠的跟在後面，有一個青年分開衆人，擠上前去，指着李鎮榮的臉說：「你恨，她面了？老百姓狗日的殺過多少老百姓啊！」那幾個手長的，了半下，幾乎個。忽走到村外場面上的時候，羣衆團上不讓走，說：「等一停！有話要問他」，話一落地，羣衆就是一頓手腳。擠着默質問開了：「你是不是中國人？」「是，是。」「是中國人爲什麼打內戰？」「受了蔣介石閻錫山的欺騙，」「你現在相信不相信咱人民的力量？」一「相信，相信」，蔣介石的命運是註定了」「八路軍待你們好不好」「好！好！好！」「八路軍打罵過你們沒有」？「沒有」！「那你們爲什麼還要逃跑？」「是想家庭，家裏有老婆孩子」，「媽那屁！你在蔣介石那裏殺老百姓的時候，爲什麼不想家了」陳修滿臉羞愧，無言回答。

俘虜被押往西村路過新西村的時候，新安村的老百姓連午飯都沒顧，石頭子早都準備好了，校部知道了便預先派人去向老百姓解釋。當陳等被押解到村口，本想走村外繞去，那知一羣小孩子早看到了，拍手叫道：「來啦！快着來呀！」這時村裏擁出來幾十個老百姓，高聲叫道：「走村裏吧！我們準備下大米白麵，還要招待招待你呢！」說着上去就拉，一直拉向村中，就像踢皮球一樣。有一個老鄉跑到跟前，一把抓下那個傢伙的帽子，看他頭上沒有留髮，又給他扣上。這時陳誠武像在陰溝落落後，眼睛光[illegible]並沒恐懼，剪也發開，向大家道歉：「老鄉們，請原諒！」雙手緊按着腫脹的臉。羣衆又七嘴八舌地斥問起來：「你們穿的誰的衣服？吃的誰的飯？」那傢伙點着頭說：「人民的血汗，人民的血汗。」一個老鄉摘下他的手扯着自己的烟棉襖說：「你看，這都是你們糟蹋的！」大家接着問道：「你們爲什麼要殘害老百姓們」「一時的錯誤，一時的錯誤」，一個老鄉一時怒火上升叫道：「一時的錯誤！你們從前不知道，現在還不知道？」說着就摔在那個偏長的臉上，那傢伙嚇得兩手捂着眼，不敢擦一下，只眨巴着眼皮說：「是，是，兄弟痛改前非，痛改前非，以後不改，就是王八！」羣衆向他吐了口唾沫說：「呸！你那良心讓狗吃了，狗也不吃！」天色已經不早，這時我們解釋，衆人才讓開一條路放他過去，那……

地主惡霸化形記

——落重慶的假窮皮

劉蠟一區白坡村，有一家地主，姓落名重慶，外號人稱「奸鬼」。

搬　家

他原有五百多畝地，分散在白坡、磨石溝、石圪塔、寺峪等四五個村子裏，土地全部出租，一年至少也收三四十石糧食的租子。前年，八路軍解放了井坪鎮，羣衆起來了，算走了他四百畝地。怕羣衆向他算糧食，便在當年冬天，全家搬到寺峪村，花了一石糧食，買下落五孩的三眼窯洞，在窯中的一眼窯地下，又有一眼暗窯的二丈深的一個地窖，通地窖的洞，這原是落五孩的老人們，在兵荒馬亂的時代，躲藏人的地方。「奸鬼」買下後，再三安頓五孩老漢：「千萬不敢說這窯有地窖。」怕不放心，又還送給五孩一些東西。緊接着在搬來的第五天頭上，地主便開始運糧食，白天怕人發現，就在夜裏人們都睡熟了的時候，全家男男女女一齊出動，以當一頭毛驢，能背的背，能扛的扛，再加上毛驢馱，將存在白坡的糧食，偷偷摸摸的統統藏到寺峪來。村裏人對地主擲上好窯住土窯，都在奇怪的議論着，他卻裝出一付哭窮的臉，嘆着說：「唉！人窮了，就該住土窯啦！」

公　糧

他把前年的應交公糧，拖到去年，累欠八石。後來村裏幹部催他交糧，他裝死狗。家裏每天派給他一份[illegible]，便沒見他送過一回，[illegible]天飯，[illegible]有一回，[illegible]。恰「四月初八」，家家戶戶吃油糕，地主老婆吃的是高粱麵拌着菜，幹部把罷說：「地主窮得很喲！」於是挪到第十一天頭上，便討保釋了。

夜裏，地主婆姨高興的對地主說：「要不是裝窮，這八石糧食一顆也少不下。」地主拍着婆娘的肩膀說：「糧食留下了，老叫你受罪啦！」說完便揭開地窖取出條子豬肉，擀了半盆子莜麵，婆姨切肉和麵，地主扭水，燒火，半夜裏吃開了——莜麵窩窩沾豬肉。

招　待

今年春天，從錢家窯下來一個八路軍戰士，路過寺峪村，輪到他家招待，村招待員把戰士一引到他家，地主和他老婆便哭了一鼻子。並偷偷地把昨晚剩下的一盆子黃麵窩窩，放在鍋裏熱了熱，拿出了一把鹽，一碗酸菜，叫戰士吃。戰士[illegible]，便把碗遞到了[illegible]，又有[illegible]，戰士實在吃不下去，[illegible]招待員來了，問地主：「我們就吃這些，便教人吃呀？」[illegible]

露了原形

四月下旬的一天，白坡村的老百姓，一羣一夥地，湧向寺峪來，他們有許多人原是地主家的長工和佃戶，今天，是他們翻身的日子了。

被剝削受壓迫的人們，對着地主落重慶的地主老婆，盤算了一天，第二天，羣衆要地主老婆交出剝削了的土地和糧食，又奸又臭的地主婆子，一口咬定「沒人要！外，我們只是窮掉的，我也不知道。」從地主的一眼大窯裏，老漢揭穿了地主的秘密：「代的糧食在窯子中間」，結果就在那一眼大窯，攤着十八個大甕，裝的六十石糧，有黃米穀子和莜麥，還有一百三十斤食鹽，羣衆大聲的問：「咁！地主婆子，你說沒糧食，這是甚麼？」地主婆子羞得像個猴，直射着大窯，說不出話來。（完）

夜宿西莊

王志武

午飯後，乘着雨後涼爽的天氣，部隊下午轉移到西莊宿營。

剛一進院，老鄉就非常親熱的招呼着，騰出兩間很漂亮的窯洞，讓我們休息。炊事員××用小米和老鄉換了二斤雞蛋，老鄉很痛快的說：「你們幾個人，多拿幾斤吃去吧。」馬上給了八斤好豆麵，又送給一罐味道鮮美的醋。

一個姓王的老漢，上身穿的很破爛，下面卻穿着新白洋布褲，我不由的開口問了一句：「你們捨得穿洋布嗎？」「這還不是憑上咱們八路軍，來？」他很得意的說。「不只分了衣服，還給咱分了房子和地哩！」原來這村有個惡霸地主，濫放高利貸，剝削農民的血汗，把持了一千四百畝好地，最近羣衆清算，分給了抵押及貧苦農民。王老漢的院子也是從地主那裏要回來的。王老漢回憶起他從前的悲慘生活說：「我們窮了幾輩子了，在舊社會裏，窮人永遠是窮人，我今年四十一歲，還沒有穿過……如今分了十六畝地，一孔窯、一間房子，只有吃食、衣服，今下來就有辦法了。」

另一個姓夏的老漢，也分到了十八畝地兩孔窯洞，他說：「咱以前的住了幾輩子土窯洞，現在還上同志們住上油花的新磚窯，叫地主們也住住爛土窯吧。」「前幾年說子我們連都不敢想呀」他老婆補充的說。

話題又轉到這一場雨上面。他們說：「今年春天不下雨，地主們說：窮鬼們，分了地，老天爺不下雨，看你們怎呀！這場雨雖說麥子長不好、秋苗是捉住了，叫他們去生氣吧。」

另外使他們担心的一個問題是地主勾子軍來了看你們怎辦。我們便把八路軍十個月的戰績：殲滅蔣軍九十多萬，和各個戰場的勝利消息告訴他們，同時說明閻錫山更不中用只留下十幾個縣了。莫老漢驚慌的說：「如今早十年咱們的力量不大，僅沒被他打敗了，如今八路軍有這麼大的地方和軍隊，不怕他！」